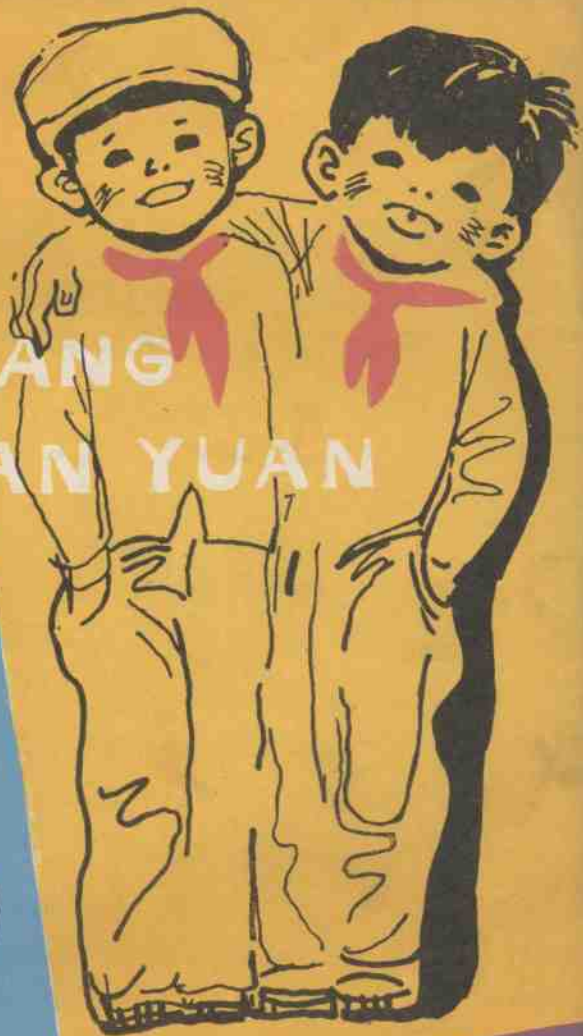


高春丽 著

YUELIANG
YUAN YUAN



月亮圆圆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月亮圆圆

高春丽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月 亮 圆 圆

高春丽 著

俞 理 装帧·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25 字数 33,000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162 定价: 0.19 元

内 容 提 要

男孩子喜欢招惹小姑娘。大宇和桑桑也这样对待小爱军。可是，当他俩发觉爱军竟是个跛脚姑娘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俩悄悄亲近她，却出乎意外地遭到她奶奶的阻拦和训斥。他俩发誓不理睬这个老太婆！

奶奶疼爱孙女，可她并不是爱军的亲奶奶。她心疼这个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，把她认作自己的孙女了！

大宇和桑桑明白了这一切，觉得奶奶真好。他俩做了一辆简易手推车送给爱军。月亮圆圆，他们一起在月色中漫游。他们的友情，象明月一样纯洁。

第一章

这个星期天遇到了难得的好天气，小爱军的奶奶不再犹豫了，决定搬家。

一辆“大解放”把他们整个“家”都装下了，“呜呜”叫着向新居奔去。小爱军挤在驾驶楼子里，坐在奶奶和司机叔叔中间，好奇地看着叔叔开车。司机叔叔姓孙，和爸爸、妈妈在一个单位工作。他大概非常留恋自己当兵的那段生活，复员都好几年了，还总是穿着那身洗得发了白的军装，只是原先戴帽徽、领章的地方还是绿绿的。孙叔叔和小爱军家并不沾亲带故，可不知爸爸、妈妈为什么那样信任他！就说这次吧，单位给他们家分了新房，就到领了钥匙要搬家的节骨眼上，爸爸要去外地开会，他连犹豫都没犹豫，临走时只对妈妈说了一句：“家里有什么事，找小孙吧！”后来妈妈赶巧又有紧急的任务要出差，临走时又把爸爸对她说的话对奶奶说了一遍：“有什么事，找小孙吧！”也放心地走了。奶奶开头还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，总想拖到爸爸、妈妈回来再搬家。可

是后来，旧楼里的邻居东家搬了，西家走了，周围显得空荡荡的了，奶奶昨天才颤颤巍巍地去副食品商店，借电话打给小孙叔叔。小孙叔果真象爸爸妈妈说的那么可靠，今天一早，就开来了“四个轱辘”，把她们连人带东西都装走了……

孙叔叔是个脾气很好的人。刚才在家门口时，一帮孩子围着他闹，钻进车楼里按喇叭，爬进车斗里翻跟头……他也不赶，光在一旁咧嘴哈哈笑。爱军趴在窗户边看着，她挺羡慕那些孩子，真希望孙叔叔注意到自己，跟她说几句笑话，甚至按个“酸鼻子”，来个“上表弦”（拧耳朵），也怪开心的。可是当真孙叔叔来跟她讲话了，她就红了脸，叔叔要抱她进驾驶楼，她又死活不让。这会儿，她坐在车上，也是紧紧挤在奶奶身边，两只手摁住奶奶的臂膀，车座本来够挤的，但她和孙叔叔中间还空出一块地方。爸爸总说：“爱军胆小，怕羞，这个毛病得改。”爱军总想改，但是……

爱军偷偷地瞧孙叔叔，只见他两只眼瞪得圆圆的，半天不敢眨一下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的道路看，操纵汽车的手脚忙得不拾闲，额上冒出的汗珠只能晃头甩掉，抽不出手来擦一把……等到他小心谨慎地驾驶着汽车穿过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，出了闹



市，眼前忽地变成幽静的小杨树林；横七竖八，鳞次栉比的楼房忽地变成平展展、绿油油的菜地，天也蓝了，道也宽了，司机叔叔才算舒了一口气。他让汽车撒着欢儿跑，还歪过头来，和小爱军聊天。他笑着问小爱军：

“这儿好不好？”

小爱军正出神地欣赏着城郊的景色，叔叔冷不丁一说话，她吓得打了个怔。奶奶催她说：



“叔叔和你说话哩!”

“好呗!”小爱军小声回答。

孙叔叔逗弄着问:

“哪儿好?”

小爱军不好意思看孙叔叔的脸,望着窗外,羞涩地笑着说:

“连空气的味儿都好闻!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孙叔叔说:

“小爱军说得真对,其实,这城郊不光空气的味儿好闻,太阳也显得特别亮,连月亮都比在城里看着大,看着圆……”

“真的?”小爱军认真地问。

“嗯,不骗你。”孙叔叔偏过头来笑着说,“还有三两个星期就过中秋节了,到时候你看!”

孙叔叔开心地笑起来,为了助兴,他还按了几下喇叭。“笛笛——笛笛——”汽车快乐地叫着。奶奶却沉重地叹息了一声:

“唉——傻孩子,‘空气的味儿好’管什么用,咱们可不能靠着喝风活着啊!楼房偏盖在荒郊野洼,咱住进去,过日子该多不方便!”

孙叔叔同情地看看这两位乘客。目光落在老态

龙钟，年岁至少上了七十的老奶奶脸上，而后又看看纤弱瘦小，年龄最多才七岁的小爱军，当目光移到小爱军的腿上时，那孩子动弹了一下身子，他连忙又把目光闪开了。他安慰着说：

“大娘，甭担心！这些天我帮人搬家，‘劲松’新居民区，我去过好多遍了，那儿什么都有，您买煤，买菜，买粮，理发，洗澡，做衣裳……都方便着哩！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”奶奶仰仰脖子，下巴颏正指向小爱军的后脑勺，“我是愁这孩子……”

小爱军脸又红了，她抬眼望望孙叔叔，屁股在车座上挪了几下，不知为什么，两条腿使劲往车座底下藏。孙叔叔假装什么也没看见，手指着前方说：“大楼！你们看，那就是‘劲松’大楼！”

大家顺着孙叔叔的手势往公路的右侧看，隔着一道不宽的水渠，接上一片盖满塑料薄膜的暖窖空地，暖窖的边沿挨着几排矗立着大烟囱的工厂厂房，再往后看，就是高大的居民楼了。远远望去，六层高的楼身从头到脚涂上淡淡的黄色，太阳光又给它均匀地洒上金黄色的光圈，木框漆成墨绿色的大玻璃窗有规律地在它的周身排列着，围着白色石头栏杆的小阳台挺神奇地悬挂在它们中间……这样漂亮的楼房不是孤零零的一座，而是一幢连着一幢，横看不

到头，竖看不到尾，好大好大的一个大楼群！

汽车下了公路，慢慢地向楼群接近。大楼盖好了，工地还没有清理干净，道路上扔着些碎石瓦片，周围还有砖垛、砂堆什么的。道挺窄，又不平，司机叔叔把头探出驾驶楼的门窗看道，两手紧张地握着方向盘，让汽车慢慢地“扭秧歌”。这时，车子颠簸了一下，弹簧座椅突然把爱军的小身子弹起来。她却捂着撞疼的脑袋，嘻嘻笑出声来了。奶奶心疼地说：“来，坐在奶奶腿上吧！”“不，不嘛！”爱军拧了拧身子。“好，叔叔扶着你，”孙叔叔的话刚落，小爱军却马上乖乖地坐到奶奶怀里去了。老奶奶这时又沉重地叹了口气：

“唉——一想到小爱军上学的事，我就愁得慌……”

孙叔叔又来宽慰她：

“大娘，不用愁，小爱军上学有困难，还有老师、同学帮她哩！这些天，我在这楼里交了几个小朋友，这帮男孩子，真不错啊……”

“秃小子们狗都嫌，还会有‘真不错’的吗？”奶奶直爽地表示自己的怀疑，使大劲地摇晃着脑袋。

司机叔叔的脸有点发红，他大概想和奶奶争辩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：

“您——不信吗？……”

奶奶刚要说话，突然听见车下有人大叫：

“停车！停车！”

“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”

挨着车门坐着的奶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怔了，手不知往哪搁。孙叔叔手脚一起忙，车嘎噔一下停住了。小爱军瞪大受惊的眼睛四下里看看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象轻捷的猴子，蹭地一下蹿到车楼两侧的踏板上。小爱军看见，靠着奶奶这边站着的男孩，长着白皙的脸蛋，可惜那脸上东一道、西一道，划着泥花花，就跟京剧里的花脸差不多。靠近孙叔叔那边站着的男孩脑袋瓜子特大，而且前脑门、后脑勺



都挺突出的，好象店里卖的腌酱菜“疙瘩头”。他俩的脑袋同时从车窗口探进来，嘻嘻哈哈地说：

“孙叔叔，你好啊！”

孙叔叔看看他俩，双手松开方向盘，在胸前一抱，气得肩膀一端一端的，绷着脸说：

“还有脸叫我孙叔叔！都淘气出圈了！下去！”

小爱军已经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。苍白的脸颊又渐渐泛上红色。她忽然发现奶奶还呆呆地愣着，禁不住格格格地笑起来。孙叔叔扭过头来，哭笑不得地对奶奶说：

“没事，嘎小子们闹着玩哩！”

老奶奶这才回过神来，松松的上眼皮往下一搭拉，声音打着颤，气囔囔地说：

“不错，真不错，这些小祖宗！”

孙叔叔的脸红了，他瞪着那两个孩子，嗔怪着说：

“脸皮这样厚？赶都赶不下车呀！”

两个男孩看叔叔真的生气，有点傻眼了。刚才那个泥花脸喊的最凶，笑声也最大，可这会儿，却扭动着脖子装做蹭痒痒，好躲开孙叔叔的目光；靠近孙叔叔那边站着的梆子头，突然伸出手来勾住叔叔的脖子，嬉皮笑脸地说：

“孙叔叔，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呀！我们认错还不行吗？敬礼！敬礼！”他又用手指着孙叔叔的脸，两只眼睛逗到一块儿瞅着孙叔叔的鼻尖：“哎，哎，我说乐，准乐，瞧，乐了，乐了……”

叔叔真想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，但他忍住了；小爱军倒象被人抓了脚心似的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梆子头这才发现爱军坐在奶奶身上，捂着嘴笑哩！他不由心里来了气，怪声怪调地说：

“笑嘛？笑嘛？河边娶媳妇给王八招笑了！”

老奶奶拉长了丝瓜脸，正要数落他，孙叔叔说话了：

“象话吗？新村里搬来了新客人，你们就这么迎接呀！看你火气还挺大的？”

“可不！”泥花脸儿接过话茬说，“人家为了帮你干活，才跑这么远路来接的，你却跟人家发横！”

“好心没好报！”梆子头插了一杠子。

孙叔叔虽然还虎着脸，但说话的口气软多了：

“我不是早说过吗？帮倒忙的孩子我不要！”

“帮倒忙，谁帮倒忙了？！”

“算了，我们离得远远的！”

泥花脸和梆子头都蹭地跳下了车。

透过汽车发动的轰鸣声，爱军隐隐约约听见他

俩在争吵：

“都怨你？装样子哄人，把人家惹恼了！”

“咦？不是你说要装回游击队吗？”

.....

汽车开动了，孙叔叔盯着反光镜里那两个越来越小的身影，忽然咧开嘴笑了，轻声轻语地说：

“这俩小淘气，其实，都是不错的孩子……”

奶奶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这还叫‘不错’？差点没把我吓晕过去，两个活宝！”

孙叔叔说：

“老奶奶，我说他俩不错，您不信，赶明儿就体会出来了。”

奶奶说：

“我七十多岁的人，见得多了，这些孩子好不了！”

“奶奶……”小爱军抻了抻奶奶的胳膊，提醒她别再说了。奶奶好象明白了小爱军的意思，脸上带着谦和的微笑说：“你说的兴许有道理……不过，我就不喜欢这两个男孩……咦？刚才那两个小小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嗬嗬，那个脏脸蛋，黑脖颈的倔小子，叫周大

宇，我喊他‘泥脖儿’，那个梆子头，大脑发达嘛！他叫朱桑，大家管他叫‘疙瘩头’……”

“呵呵呵，呵呵……”小爱军又被逗笑了。

奶奶担心地问：

“他们住哪儿？”

“听说是十七排四单元……”

“天啊！和我们是邻居！”

奶奶心里叫出了声，她那忧虑的眼光落在小爱军天真无邪的脸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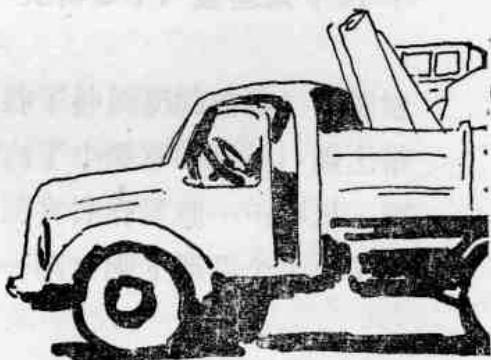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章

清早起来，奶奶要出去买菜，临走时，她把屋门反锁上了，站在门口不放心地张望了半天，才蹒跚地走开。

小爱军自己呆在家里，屋里静静的，但她并不感到寂寞，因为隔着一层大玻璃窗，楼前的空场上，有一番热闹的景象吸引着她。她坐在床铺上，两支胳膊肘撑着窗台，小鼻子被玻璃挤成了肉饼子，眼巴巴地望着向外瞅着。

这又是个星期天，停在空场上搬家的大汽车越来越多，衣柜，饭橱，电视机，行李卷，衣服包，锅、盆、碗、罐……一件一件地卸满了小广场。各家的主人，来帮忙的热心人，个个眉开眼笑，来回往楼里搬运着东西。在



这么多人里，小爱军一眼就把泥脖儿大宇和疙瘩头朱桑认出来了。

这两个小哥哥看样子是很不喜欢爱军的。可是小姑娘却对他俩扒车的事印象很深。那天晚上，她做了个奇怪的梦。她和好多小朋友在院子里玩，一只大狗，不，又好象一辆摩托车，向他们冲过来，大家都吓跑了，那家伙就追，一会儿汪汪叫，一会儿笛笛叫……小爱军心慌了，想跑，可两条腿却粘在一起，分也分不开……前面的孩子群里，忽然有两个腾空飞起来了，哟，就是孙叔叔说的泥脖儿和疙瘩头，他们在空中神气地冲着爱军笑。

“小哥哥，帮帮我，我怕……”

“你跑啊！”

“我腿不好使……”

